



韓非子全書

三

13
1099
3



門 13
1069
3

物云商賈子鄭國通債其在彼者累萬故曰外積
蒲云列子其猛形甚露注有瞻亂而體虛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注在野曰露管子匡貧寔
王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注路汚弊也呂子春秋又在罷露物云靡靡通蒲云外儲說左王罷苦百姓
靡靡非貨財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

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

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

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



山云周礼宗伯其正室
皆謂之門子注室猶子
也左傳襄九年鄭一府及
其大門子注明之通
子也

四十七可
亡也一律
下篇法甚
奇謂
門子為門
下人也
右仗諸本
從內因可

韓非子
卷第五

礼制假於鬼神時日筮以疑衆殺

蒲云聽以爵聽其言即子爵也用人為門戶言出入皆由一人之言也山云重重入

山云大雅燕民詩公言言柔則茹剛則吐維仲山甫柔不茹剛吐不吐不侮矜寡不怠履

聽以爵不待參驗一本作不以衆言而參驗物始本

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

物云所迫之國言所密近者重怒在外明從它國未敢者山云問問之問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云諸侯親位以階王政杜注問從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餒子道云能好也新序言西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難說苑譬如水火之不相能也物云問問通蒲云起江起誤

簡近隣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專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賢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

韓非子

卷五

二

內諸說下驛姬貴擬於后妻

諸本無謂字
蒲云史記韓信傳韓信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之意

蒲云逆其使逆使小民也
余也疑怨誤內諸說下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臣懷怨思恥而君專習怨無懷也

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

無地一本
作地無

偏編一本
作變編

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褻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偏編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賚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

山云待疑且為恃

山云此皆皆同量也

桀趙本作傑

蒲云：廉舉示之也。唯明君不賢，怒。山云：大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過也。引蒲云：不可知言其誅，不測也。

孤憤，世之而擅為。

蒲云：外學行請謁者。

山云：重謂重也。上文云：官職可以重求，是也。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賢，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山云：鄉曲之，處士顯名者也。

親一為新是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賢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賢

山云字長政篇議論字此同
物云崎奇也不兩立也

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
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
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
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
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王之
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
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
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
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物云疑其言說南面篇也臣不臆
而答臣任任蒲云使人臣使字
直道官列以聞人主言陳言者必
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乃聞于君
不則為被陷害也

蒲云藉指本作藉言通言國
籍也

三守第十六 趙本題注守固密毋漏言杜威杜福
不臆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
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
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
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
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且
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
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
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

太田方云明當作明

矯外之物云謂矯言外難以喝制國威也又云險言危言也太田方云猶言痛言也

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鸞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

專非下 卷五 三守 五

師之至言疑例物云至言世有首登其罪者也

下三劫者一本作劫止塞

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太田方云三守之可備在內之賊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

卷五 六

處一本作虛

物云傳非保傳之傳唯立訓附也

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父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

物云好抱計為之反也此就語之意說其反也惡秋叶

留侯世家

山云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色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度有間適

山云留侯世家

山云子疑心倒

句法開闔極妙後人鮮用

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而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味扼謂暗中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絞縊也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

太田方云縊扼也荀子云唐蔑注即林定將唐昧其茂同是按蔑扼也淮南字法人間訓大鴻鸞之才字於卯也一相蔑之則靡而無形夫物云疾死以疾死也大田方云弗知謂忘愓寧居也

韓非子

卷五

七

金吾曰依上例非下疑脫有字

山字血字矢人豈不仁於死於矢人唯恐不傷人而人唯恐傷人至近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漢利法志

明王物道作明王物云不參未嘗參驗之事也

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歿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不賢則輿不售人不歿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歿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歿也君不歿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歿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歿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蒲公踰當作偷

蒲公踰當作偷士卒之逃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

太田方云不重權家

罪下脫有罪一字

諸本注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

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賢人富苦民以富賢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

韓非子

卷五

七

蒲云治疑宜為法

語未盡精
奇然有鋒

物云治疑明於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
大甲云為子偽及金鬻南之行指
其臣也行下置間之二字者指
明於曾中即孤憤之意也

大甲云
道從也無由上聞已過下聞下情也

蒲云有主疑倒

大甲云權勢謂二柄也言雖借一
然極易其位矣偏對二言也蓋
古語矣

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金鬻之行，則法獨明於曾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

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叔潤云與以通用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

蒲云言既委任於一臣也并子夏云
上在字後官下十六字

蒲云言子備者唯不任者
也亦備者亦任者也
其不任者今及制於主
枕曩之所任也

曩一本作
曩昔
此轉更妙

太田方云人當作明

物云未助也誘見誘也

蕭云之誘下少於事字
蕭云閱君長云進字疑行不信上諸
本有夫字罪下無事字此文疑有
誤錯誤以宜作雖有功其言不信
者有罪言不信者有罪事有功
者必賞
叔潤云少疑宜易地下不
信上宜補夫言二字

章法未練

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三者僭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

太田方云其言小而具功大此與前言不合也

又云賞言當作罰言言不合雖有功者必罰

山云婦宜作如
物云心藏之也二勢者指
句此勢之形必至故云

諸本注云此
用此如臣之

人主群臣二

必一作知

所驗一本
作參驗
持一本作
特

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始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

韓非子

卷五

九

物以害言其所得
有利必以害應之也

一本無任
理去欲一
句

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亦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

山云正猶期也。孟子必有事焉而正

蒲云失夫誤

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失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齊策注引此文管仲下有之字

輶一本作
輶是

章法絕精
情

蒲公燕世家十五年下使劇辛
將伐趙使龐煖攻之取燕軍
二萬殺劇辛又云龐煖自歸行
以陰陽主運頭於諸侯而燕有
上之方士傳其術莫不稱道則河
諛淫迂苟合之徒自以此不可勝
數故曰國道絕
物云飾其崇高之勢也

費而忘大利也故寅虎受阿諛而輶小變而失長
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
能歸

飾邪第十九

太田方云台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效邪矣此篇言人事
可重而鬼下鬼神不可信也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
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
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
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

道物本趙本作逆

山云字彙榆引也

蒲公燕世家十五年下使劇辛
將伐趙使龐煖攻之取燕軍
二萬殺劇辛又云龐煖自歸行
以陰陽主運頭於諸侯而燕有
上之方士傳其術莫不稱道則河
諛淫迂苟合之徒自以此不可勝
數故曰國道絕
物云飾其崇高之勢也

歲星下諸星俱言星
東向而勝全台下
云俱言生而向而敗
蒲云非數年非字恐
行下同

連用四非
字

三換至此
始應然却
又不說明
固有餘味

將劫燕以道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
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
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
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
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
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
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
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

韓非子

卷五

七

太史公云依下
例疑脫以字

至此始說
出本意

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
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
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
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
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
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
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
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

蒲云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以字句
物云大明是龜名
山云官當作宦

太史公云明一
作明是

蒲云此言長地

蒲云存鄭韓也下云韓互文韓世
家宗隱紀羊魏武侯廿二年韓
滅鄭明年晉桓宣帝韓侯于
鄭因改號曰鄭故曰韓侯于
王曰鄭惠王抗魏從大孫行遂
然宋此段事不知何年也魏攻
韓而齊林伐魏以救韓也

者上疑脫兵弱二字

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
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
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
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
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
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
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
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

蒲云徒取無功而取也

蒲云願古之功上宜有以今之人四字

願一本作顯物本入作

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墜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

十過篇

十過無其及字此行及字

蒲云或驅序或端死故也呂氏春秋端復飲注故也

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

韓非子

卷五

七

蒲公立辟建國之法說苑建本詩谷
辟立以此推彼當作立辟
叔潤云之時字宜移置下必誅下

蒲天軍士卒多也奉法指君而言

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
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
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
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
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
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
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

韓非子 卷五 古

語諸本作故是

大田方云篇名承於此

亂從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
無赦管子重令篇勸令者死
益令者死

臣下脫下
字

於鄰敵矣語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
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
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
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
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
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
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曾稽之上防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
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

韓非子 卷五 古

辭書治要云申子曰：「設事精無為而美，思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

蒲云：「單也。管子詩紀：『無失算行，彈道無失義。』」

叔潤云：「上下疑宜易地。」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

連五故字法

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

蒲云：「按：下巨補字，字說疑備皆疾耳。」

韓非子

卷五

十六

物以法為過也

諸本大作人是

是邪以智
一本作以
邪為智是
禁主一本
作明主是

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
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
官之情皆故過功
法立私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
智也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
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
行則治故公私有分大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
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污行從
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

蒲云富言誤

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
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
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
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
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
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
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
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

矣

韓非子卷第五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解老別出機軸大有清空之致

無功下一本無則字有作於是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賢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

蒲云在行文物云無術者言不知術者道蒲云故特為之也

物本無作無所是

制於為虛
則不虛一
語見時

老子不作以 再按作以非老子古
本亦作不

蒲云生心生物之心寧測陰之節
是

事諸本作禮是太
非又云事下脫也

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
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
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
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
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
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賢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諸本上下有宜字

蒲云友朋似倒

上下疑當
有宜
宜知二字
正文
外宜二字
正文

山以疑宜作為下同

節物本作節是

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
父，宜賤敬。賢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
者外。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
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
也。賢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
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
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
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

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哀。君子之為禮，以為
 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
 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眾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哀，故曰：
 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
 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
 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
 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
 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

物云復也。蒲云朱子云：踐行也。
 仍之下，物類本注仍就也。奮而就之，驅
 而納之于禮也。

義之文一
 本作義之

老子無下四失字，此疑衍文。

物云銀黃奇矣，蓋謂金銀也。

樸而不明
 一本作具
 禮而不明

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
 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
 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
 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
 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
 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
 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
 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

老子子作也

趙本忘作妄是蒲云用舍無去規矩而妄意度也無緣不緣理也

物云言必前識之術搜說心則終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禮紛然也

作兩截解有態

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

韓非子

卷六

三

三十四章

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

物云絕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蒲云言字兵法徑於絕地又云貌上疑脫禮字字好並作行

飯子道云依下例行端直則四字當作而字

頂語甚多可厭

畫非字

卷六

師云與而通用
山云本下疑脫生字
蒲云案以成其功也解
士文或注誤混正文

壽富下一
本有貴字
至則二字
正文

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
曰禍今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富貴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
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天
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
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今禍之
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
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

金云云依下文天子下疑脫諸侯二字

蒲云案卜祝疑木叔之言轉列于
富又端木叔子貢之嗣也

山云人疑宜為之下則下者是以奉
之曰儉故能廣

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
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
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
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
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
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
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
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
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

韓非子
卷六
五

蒲云故國邑通用孝子作氏之迷也其日固久

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孝子有方而不割四句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灰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賚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

山云下則十之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

師云軌節所謂四不也舉之舉之而示之也

光而不耀
道無係著
執之則非
也不欲其
察之以為
明也三句
老子有治
人事天莫
若嗇

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

山云治長篇李夫子思引

韓非子

卷六

六

物云地境也古語云示晝日之險言白日避險也山云地所存也

物云書即老子書

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五十九章

謂物趙本作為是

物云蚤字以雜未見字解

山云謂宜為唯音之誤也老子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如嗇天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蒲云則疑當作新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章句

卷六

七

故曰蚤服

而則通用

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

物不實言會歸處

不見下物趙本有其字，係上有能字

太田方云下母字疑衍

又云此以上當有生於字

薄云根上當有直字

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母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

韓非子

卷六

融云祿疑當作理持生疑當作持祿

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山云徒徒誤徒復也

老子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之不傷人夫而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凡法令更諸本接支

治要務上有民字

蒲云徒徒誤

治要不重作而重是

太田方云下舉動理上以血氣治則少疾病七字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賢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賢賢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韓非子

卷六

九

傷下一有人字是
不崇也
本作崇也

聖人老子有非其神不傷人句

蕭云事利言不以利為事欲利之則及病之
大田云其具上也
宋首不察雞豚代水之家不畜牛羊百象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之意
融云其具民也即承上文民字不事利不疑行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
不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
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
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
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
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
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
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

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
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
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
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
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
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
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
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

鶴亭亭云外字衍

韓非子

卷六

十一

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山云將疑當作走如將迎通送迎可見蒲云軍之思者誤於將馬近臣取具足也

太田方云可欲之類好色美味淫聲芬芳安佚之事也
山云教平去魯語不教魚長說林下伯樂教其馬相千里之馬

禍老子作罪言從
山云引猶誘也太田方云在上疑脫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
太田方云飲良于腸胃而九輪于膝理也
草木者莫於根不故曰以腸胃為根本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韓非子

卷六

七

太田方云鄭玄記注五帝五行也又云文選雜詩傳玄詩云列宿自成行又云內經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也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也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也

大田方云情實也猶體用之射也經云大制不割大象無形此言無射之射又云下物皆作事

莊子大宗師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鶴士寧云故下世脫曰字此段與解云今老子無之

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成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成

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成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

後下有物字

太甲云常土當有之字物題本無者字是

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哀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蒲云十有三疑一行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

蒲云下徒也物無也字老子全而無者字此首字也當作具

有十三老子安言引作十有三

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

蒲云案地之疑當作亦老子人之生動之九地亦十有三云云處思虛

太甲云不脫故字

無害三句
正文

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之心則必無人害

太田方云當作入軍不備甲兵與下文致日相錯誤

刀趙本作乃老字全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賢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

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益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

物言其公發跡必與大臣共議
物至公發跡必與大臣共議
不為天下先意

慈於戰於老子作以

老子六十七章有言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其長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
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
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
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
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
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
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
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

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
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
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
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
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
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
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
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

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
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曰帶利劍厭飲食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
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
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
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投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

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
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
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
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
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
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
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
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
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

以鄉二句
正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
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
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天下觀
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終

